



日本“国民作家”创作出的“百万人的文学”

宫本武藏的《五轮书》与《孙子兵法》《战争论》并列为三大兵书

以剑修道、以剑磨心、禅剑一如

无数名人由此悟道，跳出困境

金庸、古龙、星云大师、柏杨鼎力推荐

资深编剧

邹静之

人气导演

薛晓路

北电系主任

黄丹

联袂力荐

导读剧照版

38]

宫本武藏：剑与禅

(下)

() 吉川英治 ● 著 孟瑶 ● 译 何亮 ● 丛书编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奥斯卡
经典文库

[038]

Miyamoto Musashi

宫本武藏：剑与禅 (下)

(日) 吉川英治 ● 著 孟瑶 ● 译 何亮 ● 丛书编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本武藏：剑与禅(全3册)/(日)吉川英治著；孟瑶译.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奥斯卡经典文库)

ISBN 978-7-5656-3778-0

I. ①宫… II. ①吉… ②孟…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6756号

GONGBEN WUZANG: JIAN YU CHAN

宫本武藏：剑与禅

(日)吉川英治 著 孟瑶 译

责任编辑 林 勇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33.5 插页 2

字 数 768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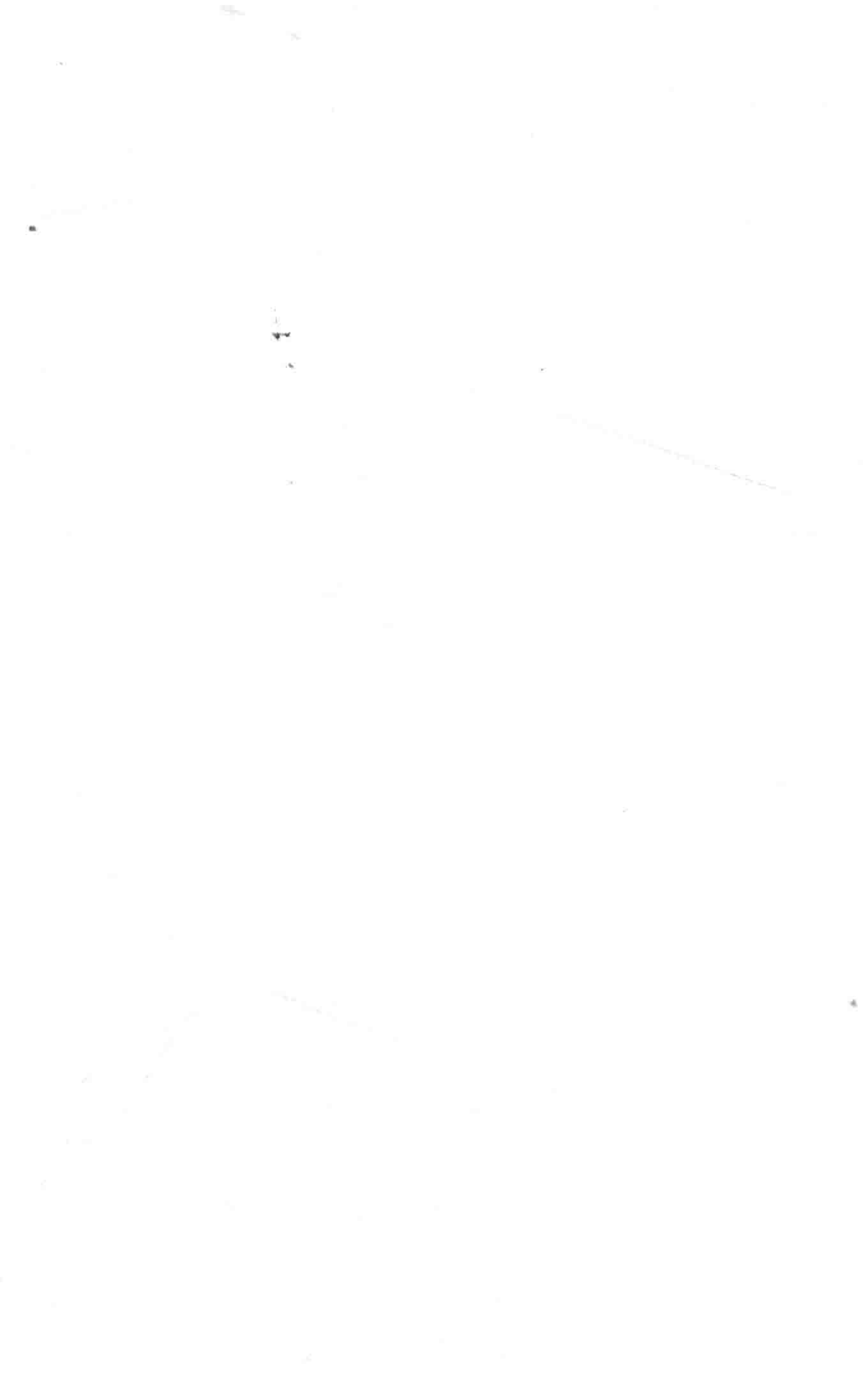
定 价 168.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天之卷(一)



悠悠之口

细川忠利这位诸侯家的少主，生活起居向来简单：早饭之前读书，白天处理公务，时常到江户城拜见将军，其他的时间大多用来练习武艺。而晚上，他喜欢和家臣们随便聊天，因为这样既可以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又可以增进君臣的感情。

细川家是世袭的爵位，经过几代经营，已经形成了一道坚硬的屏障，而这个屏障是牢不可破的。就像是一座砌得非常牢固的城墙，而这座城墙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即使是一块又大又好的石头，如果砌进这座石墙里也不能使石墙更加坚固高大，更糟糕的可能会使现有的石墙地基发生动摇，这样的话，这块石头非但毫无作用，还必须去除。

而佐佐木小次郎就是这块又大又好的石头。——他，可是细川家最有资格被重用的武士。年轻，武艺出众，但他的加入会使这座城墙更坚固还是会动摇城墙的地基呢？

细川忠利知道，这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想到佐佐木小次郎，细川忠利同时也会想起宫本武藏。关于武藏的事情，之前曾从老臣长冈左渡那里听到过。之前，他就在夜晚的聊天中，听到了左渡讲述武藏开荒种地的事情。但事情的最后却只能化为一声叹息，因为等他们赶到时，武藏已经不知所踪了。

然而忠利并不是知难而退的人，他也没有放弃要见武藏的想法。他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要见到他。于是，他再三叮嘱左渡，务必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不断打探武藏的住所。

在忠利的心里，一直想着让岩间角兵卫推荐的佐佐木小次郎和武藏比试一番。按照左渡所说，武藏不仅武艺超群，更为难得的是，他居然还能在荒郊野岭教导村民开垦耕地，进行自治。如此看来，这个武藏一定是个智慧非凡的人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按照岩间角兵卫所说，佐佐木小次郎是名门之后，剑法高深，熟悉兵法，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可以称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了。而且，最近除了角兵卫之外，江户的人也都听过了小次郎的名字。可以说，小次郎已经名震江户了。据说他大胜小幡门人，就连北条新藏都险些丧命于小次郎的刀下。

相反，却很少听闻武藏这个名字。虽然数年前曾在下垂松大战吉冈一派，但很快却又负面传言四起。对武藏这个人，社会舆论可谓褒贬不一了：

“武藏是个沽名钓誉的家伙，看上去好像很厉害，最后却逃到了比叡山，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武藏的那些名望都是子虚乌有的，江湖上的那些美誉只不过是讹传说。”

.....

坊间关于武藏的传言真是众说纷纭，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不见到他本人，忠利也不好做出判断。

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宫本武藏原是美作的乡下人，父亲是当地的一个无名农民。单从家族血统来看，好像小次

郎要更占优势。

二

为了了解得更详细一些，在夜谈时，忠利也常常打听大家对武藏的看法。

“你们当中，有人知道宫本武藏这个人吗？有没有听过关于他的什么消息？”

听到宫本武藏这个名字，大家貌似很是吃惊，立刻坐正身体，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啊……您是说宫本武藏吗？最近，这个名字传遍了大街小巷，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呢。”其中一个年轻武士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一样。

“哦？武藏的名字传遍了大街小巷？为什么？”忠利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

“因为有人到处贴纸条找他呀！”见忠利提起了兴趣，这位年轻武士立刻说出原委，“我觉得这个纸条写得很有意思，所以就抄了下来。少主，有兴趣让我读给您听吗？”

“读吧！”

年轻武士读完了瓦匠们给武藏的纸条，众人大笑，忠利却一脸严肃。

“这是六方者武馆的弥次兵卫和他的手下写的，贴得到处都是。看上去毫无道理，但满街的人看得非常开心。”年轻武士还不忘添油加醋地加上了自己的解释。

忠利感到很困惑：自己心中认识的武藏并不是这个样子啊？这个纸条并不是在侮辱武藏，倒像是在暗暗嘲讽自己的愚蠢一般。

“武藏，是这样一个人吗？”忠利满脸严肃，暗自期待着有

人能给出对于武藏不同的注解。

不想平日里喜欢各抒己见唱反调的众人对于这个人的看法却出奇的一致，居然异口同声地说：

“是啊，是个无聊至极的家伙！”

“他啊，说到底不过就是个胆小鬼，还不如个普通人呢。就像是一般人，受到这样的侮辱还能不现身？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

众人散去之后，忠利夜不能寐，躺在床上还在想着武藏的事。但忠利毕竟是忠利，他想的和众人必然不同。

“这个人有点意思。”他站在武藏的角度去思考，认为这件事情并不像众人想得这么简单，自己对武藏的兴趣也更加浓厚了。

“左渡，那件事情你有没有放在心上？就是武藏的事。”第二天早上上完早课之后，忠利找到了左渡。

“记着呢，少主。”

“如果你找到他，一定要带他来见我！”老猫枕着咸鱼睡，这种滋味真不是一般的难熬。于是忠利再次好好地嘱咐了左渡一番，迫切地期望能够早日见到武藏。

同一天下午在练武场，岩间角兵卫也一直在等着忠利，反复地向忠利推举佐佐木小次郎。

“哈，我都忘了。什么时候都行，把那个佐佐木小次郎带到这儿来。可用不可用，我得先看看再说。”忠利手握弓箭，一边微微点头，一边又陷入了另外的权衡。

月光下的偷袭

一

佐佐木小次郎住在岩间角兵卫家的一间独立的房屋中。现在，他正静静地坐在屋里欣赏着自己的宝刀。

没错，这正是角兵卫交给磨刀师野耕介磨的那把宝刀。自打经历了那晚的事件之后，小次郎就催促着角兵卫把宝刀取了回来。当然，刀并没有磨。但即便如此，这也并不影响小次郎对宝刀的欣赏。

小次郎刚要把刀收回刀鞘，就听有人来访。

“在家吗，佐佐木先生？”

原来是阿杉婆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六方者武馆的人，是专门来照看老太太的。

佐佐木闻声将宝刀收入刀鞘，并未起身迎接。

“哎哟，这里还真是个凉快的好地方啊，难怪你在这里窝着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你在这里闲着也不到处走走，不怕待腻烦了？”阿杉婆进屋就说，跟数落自己的亲孙子似的。

“我可不像你那个又八少爷，到处闲逛。”小次郎那揶揄的口气简直都习惯成自然了。对待阿杉婆当然也不例外。

听到小次郎这么说，阿杉婆难免感到落寞：哎！同样是年轻人，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那倒是。”阿杉婆虽然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只好悻悻地说，“我也没什么好带给你的，这是我抄写的

经书，送给你一本，有空的时候看看吧。”说着，阿杉婆递过一本《父母恩情重》的经书给小次郎。

而小次郎却没有伸出手来，只是一直看着阿杉婆身后的人：“喂，我写的条子有没有到处张贴？”

“都贴出去了，但武藏还是没有来。”见小次郎满脸愠色，那人话锋一转，“不过大街小巷的人全都知道：他不出现，就不是武士……所有的纸条上都是这么写的呢。”男子恭敬地说道，不再多言。

小次郎点点头，同时说道：“很好，分发到大街小巷去吧！”

“早就照这个意思去做了。我们可是花了两天时间，只要是显眼的地方可都贴上了。怎么，师父您没看到吗？”

“我就不必看了。”

“今天来的路上，还看到这些条子了，每张条子的地方都聚集着很多人，叽叽喳喳地议论不停。大家都听得清楚，已经将这种观点记到心里了，真是有趣！”阿杉婆在旁边插话道，毫不掩饰幸灾乐祸的快意心情。

“看到那个条子，武藏就相当于废了。他会成为全天下的笑柄。大婶，这样一来，你的仇恨也可以消了吧？”

“不行，那个家伙，不管别人怎么嘲笑他，他都不知道羞耻，脸皮比城墙还厚。这样就算能让我出一口气，但也还不至于能打消我的心头之恨！”

“哦？”小次郎看看阿杉婆，笑着说，“不愧是大婶啊！无论年龄几何，都不能忘却自己的志愿，厉害厉害，晚生佩服之至！”小次郎煽动着阿杉婆的仇恨，接着问道：“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您今天来也不只是想跟我聊天吧？”

阿杉婆一改刚才仇恨的表情，娓娓说明来意。

原来，不知不觉她都已经在泥瓦匠们的家里待了两年多了，也不想继续麻烦他们。这些日子她就一直寻思着想租一处房子，搬出来自己一个人住，这次来正是想和小次郎商量一下这么做是否可以。

“武藏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那个不孝的儿子又八，也一定来了江户，只是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想自己住。”阿杉婆咽了口唾沫，真诚地和小次郎商量着。

听了阿杉婆的想法，小次郎也没有异议，心想这样做也未偿不可。本来他就只是想暂时利用一下这些泥瓦匠们，现在目的达到了，就感觉这些人碍手碍脚的太烦了。这不，最近他都懒得去跟他们练武了。

小次郎喊来岩间角兵卫家的佣人，拿来西瓜招待了他们。并告诉阿杉婆：“如果找到了武藏，一定给我捎信，我最近有些杂事分不开身，那边我暂时就不过去了。”

二人起身告辞了。他们走后，小次郎悠闲自在地在院子里洒洒水、浇浇花什么的。小次郎一直抱着自尊自负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寻找着能让自己发达的机会。

二

岩间角兵卫骑马回来，仆人看到主人的身影，马上上去牵马。

岩间角兵卫在外面听到众人夸奖佐佐木小次郎，心里非常高兴。他喜欢年轻人，将年轻有为的青年养在家中，也是武士的一种风尚。偶尔将青年才俊推荐给主家，也是大功一件。同时还能通过推荐人才来巩固自己的势力。毕竟，忘记推荐者的恩德，不顾及推荐者的被推荐的家臣，在细川这样的大家族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看岩间角兵卫是不是衷

心，还要看他推荐的武士是什么样子。

既然岩间角兵卫将佐佐木小次郎这样的优秀人才推荐给主家对自己也是好处多多，那么这样一石三鸟的好事情，他自然不会放过。

“佐佐木今天在家还是外出了？”角兵卫一回来就问仆人。

“今天一天都没有出门，现在正躺着乘凉呢！”

“是吗，准备酒菜，准备好后把佐佐木叫到我这里来。”

趁仆人准备酒菜期间，角兵卫洗了澡，换了衣服，穿着浴衣到了书房。

“回来了？”小次郎一手拿着蒲扇，在角兵卫出来之前就已经坐在了桌前。

“先喝上一杯，”角兵卫倒上酒，“今天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哦？什么好消息？”

“之前曾跟你说过向主公推荐你的事，今天得到了少主的同意，最近我就带你去见他。这次机会难得，毕竟家臣中推荐能人异士的人非常多。”角兵卫觉得小次郎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非常期待小次郎的反应。

但小次郎只是轻轻说了句“干杯”，脸上并没有任何高兴的表情。

然而，角兵卫并没有觉得小次郎是因为不服，而是认为这是一种尊敬。

“我们先喝杯酒庆贺一下吧！”说完，又一次端起了酒杯。

“让您费心了。”小次郎开口道，语气中却听不到任何真心实意的谢意。

“哪里哪里，向主家推荐能人，对我来说也是大功一件啊！”

“深受您的照顾真是不好意思。原本我并不奢望什么俸禄，能在细川这样的大家族做事，真是三生有幸。”

“不不，现在江户城中，哪还有人不知道你佐佐木小次郎啊？”

“像我这样每天懒惰不干什么事的人，为什么会如此出名呢？很是奇怪。”小次郎自嘲似的说，“我也没什么出色的能力，世间厉害的人多了去了。”

“这是哪里话？你就不要再妄自菲薄了！……你看，什么时候去见忠利公呢？”

“随时都可以。”

“那就明天吧！”

“好！”小次郎一副当然可以的表情。

看到小次郎宠辱不惊的镇定反应，角兵卫更觉得这年轻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小次郎想了一会儿，放下酒杯，正视着角兵卫的眼睛，说：“还是算了吧。角兵卫君，我还是不去细川府上了吧。”

“……啊？为什么？”角兵卫惊得都快从椅子上跳起来了，一脸困惑地看着他。

“没什么。”小次郎并没有急着说出理由，因为他非常在意主家开出的条件：是否录用，要见过面之后再做决定。

“如果细川家不录用自己，砸了自家招牌岂不是麻烦？反正不管自己去什么地方，都能拿到三百两或者五百两的俸禄……”小次郎并没有顾忌角兵卫的脸色，自顾自地打着小算盘。吃完饭，就急匆匆地返回住处。

月光映照在屋内，无须点灯。小次郎有些微醉，以手为枕躺在了榻榻米上。

“嘿嘿，嘿嘿……”不知想到了什么，小次郎突然想着想

着便兀自笑了起来，自言自语道：“这个角兵卫还真是个当老师的材料，一点经济意识都没有。我怎么会不关心俸禄呢？”

自己那样对角兵卫说话，他一定无法跟主公交代。但同时他也知道，无论自己怎么说角兵卫都不会生自己的气。

小次郎怎么会不在乎俸禄，只是想得到和自己能力相符的名声，出人头地。否则，为何要进行如此艰苦的修行呢？还不是为了扬名天下、荣华富贵、衣锦还乡嘛！所以他今天的一进一退，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他的眼里，岩间角兵卫等人也只是年龄比自己大而已，真要论起权谋，他们几个加起来都不是自己的对手。

“天真的家伙！”看到岩间角兵卫，小次郎只能想到这个词了。

不知不觉中，小次郎带着自己的美梦进入了梦乡。

三

竹影在月光下摇曳着婀娜的身姿。经过白日的酷热，在这凉爽的夜里小次郎睡得非常舒服，就算打雷下雨都不见得能惊醒他。

就在这时，在墙根下隐藏了很久的一位年轻武士觉得时机到了，像只猫一样悄无声息地向小次郎的房中摸索过来。这位武士浑身紧凑，身材矫健，气势凌人，行动敏捷，俯身前行都毫无声响。

他爬到屋檐下稍作停留，打量着屋内的情形。听到小次郎的鼾声轻微均匀，一时间停止的虫声又继续叫起来，世界变得更加沉静了。年轻武士一跃而起，手中的刀像闪电般直劈熟睡中的小次郎。与此同时，小次郎抓起左手边的木枕，带着呼呼的风声冲着黑影扔了过来，击中了来人的手腕。

但黑影来势凶猛，虽然被木枕击中，却并没有停下要砍下去的动作，一刀下去劈透了榻榻米上的床垫。差点丧命刀下的小次郎像水中受惊的鱼一样从榻榻米上翻起身来，抓起自己的宝刀，面向黑影背墙站着：“谁？报上名来！”

“小幡景宪之子，余五郎是也！”黑影大声笑答。

“哟，想不到小幡这老家伙还有儿子？我还当他是绝户哩！……不过居然趁人熟睡来行刺，养这么个儿子还不如不养呢。真是丢人！”

“放屁！你侮辱我那卧病在床的父亲，败坏小幡门的名声，勾结泥瓦匠们，难道你就不丢人吗？”

“住口！”小次郎向前一步，长刀在月光下折射出寒冷的光亮，刺痛了余五郎的双眼。只见小次郎像只饿狼一般，紧抓对手不放，眼里的凶光比月光还要凌厉万分！

雕

在推荐能人异士这件事上，角兵卫认为小次郎有些傲慢任性了。早知如此，他也不能过于迁就他，省得他蹬鼻子上脸不知好歹。那天吃完饭之后，小次郎居然完全不顾及自己的立场，让自己夹在主家和他之间如此为难，他确实很生气。

但小次郎的光辉形象已经深入角兵卫的内心，角兵卫已经非常确定小次郎是与众不同的能人，毕竟“能人多怪癖”嘛！这么转念一想，角兵卫又认为这或许是小次郎的厉害之处。如果是凡夫俗子，听到自己这么说，肯定立刻就高兴地去了。

四天之后，角兵卫完全摆脱了之前的不快情绪，又去见了小次郎。

“小次郎君，昨天忠利公还催我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练武场见他呢？”

小次郎笑嘻嘻地看着他，并没有说话。

“做什么级别的官员，需要见过之后再确定，这也是向来的惯例，而不是对人的侮辱。”见小次郎依然固执己见，角兵卫只好再次解释道。

“但是……”小次郎依然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但说无妨。”

“万一他说不满意拒绝了我，那我小次郎岂不变成了被人放弃的人？我小次郎可不是这种让人挑来挑去的商品，这种